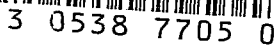




滬戰中的日獄



上海神州國光社刊

857.8
291

序一

他能囚你的身，
不能囚你的心。
他能縛你的手，
不能縛你的口。
他能折你的膝，
不能折你的筆。

你歸來了，

你帶了血和淚歸來，

你帶了北四川路的祕密歸來，

他們捉了你這個囚徒，
反是他們極大的損失。

胡懷琛作

一九三二，五，卅。

序二

這次，各朋友都以爲我死了。——日兵是那樣的兇殘，炮火是那樣的猛烈。不然，爲什麼事變後的三十多天中，絲毫得不到我的消息？（且登報徵求。）倘是逃往了別處，也應接到我的信。

焦急，嘆息，悲哀充滿了他們的心房，有的竟至洒了許多苦淚，尤其遠在南天的家人聞友，以致屢次在沉痛中斷了炊煙。

其實第一二次如爲日兵搜查（清華）所得，或轟進拘留所裏的炮彈是開花的，燃燒的，那也早已逃不出他們的所料了。然而事出奇特，在他們焦急到最高度時，在死神的千萬層包圍中，我是生還了，焦頭爛額地生還了。使他們「狂喜」，使他們「狂叫」。

爲了酬答朋友與家人，爲了激勵全國同胞及引起世界人類的注意，我纔寫這一小書。

它——這一小書如今是寫成了。因爲腦力的衰敗，時間的有限，只得粗造地簡略寫成。關於獄中的慘相，我所說及的只限于二月十二以後的，二月十二以前的更慘，可惜我沒有見到。但我也因受了虐待，而說他一句不符事實的話。

胡懷琛先生爲本書作序，特此誌謝。

一九二三，六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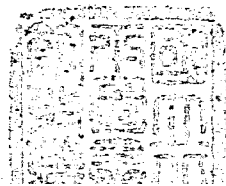
落日識于上海。

目次

序一	1
序二	1
一二八之夜	二
初次搜查	六
逃入C商店	一〇
奔回寄宿舍	一四
再次搜查	一八
水與火	二〇
終于被擄了	二三
入獄之初	三三
無微不至的重審	三六
換監——拘留所	四〇

毆辱備至.....	五二
饑寒交迫.....	五三
大開殺界.....	五九
野蠻大王.....	六一
獄中也體操.....	六四
大炮的威脅.....	六六
「家變更」.....	六九
一個英勇的囚徒.....	七三
日本的國恥.....	七四
病魔與虱子.....	七六
前狼後虎.....	七九
倭奴的詭譎.....	八一
脫了牢籠.....	八四

滬戰中的日獄



一二八之夜

天是這般的陰沈，風是如此的淒厲，病態的太陽西斜在四十度的時候，跨出上海日本語專修學校的大門，北四川路已是人滿了。人如怒潮般的洶湧，成千成萬的頭顱在攢動，嗡嗡的音浪，突然變成雷鳴般的。塵埃滾滾地從脚下湧起，街上好像罩着一層濃密的霧障，空氣的窒塞，幾同那熱霧瀰漫的織布工場。一種擁擠的情形，打破了北四川路史的紀錄。

他們有的扶老攜幼，有的肩挑手提，有的擠在包車上，有的塞在汽車裏，形象不一而足，個個的神情是驚惶的，狼狽的，宛如「喪家之狗，漏網之魚。」攘攘然向着租界湧進，爭先恐後的把華界丟在後頭，從這點，更見「租界的天堂，華界的地獄。」

兩邊的舖門，有的照常，有的關起，有的半開半閉，僅留一小縫，在看熱鬧，不知他們會起了什麼異樣的感覺。一面跑，一面看，在慎安坊口不期而遇着一位久別的P君，他指證這次南京政府如何如何的不敢抵抗，他推論這次戰爭如何如何的不會爆發。揮手指着那向租界奔避的人們嘲道：

「這是庸人自擾！」

好一個針鋒相對的評語，我也嘖嘖地共鳴。

同時，轆轤的兵車，一來一往的擠過人潮，不斷地放出悠長的警聲，像是奏着遠征的號角。車上的日兵，個個的槍上上了明晃晃的刺刀，有些擎起手槍，槍口對着行人的頭顱，胸膛，背脊。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想立即征服了吞噬了這半殖民地人民。

日本小學校站在我的面前了。校門疊起沙袋，守着頭戴青黃色鋼盔的衛兵，兇光四射，獠氣逼人。校內架着一堆堆的步槍，累着一堆堆的子彈。街的一邊集着人羣，在昂頭偷視，無異雞之伺蛇。行行重行行，將近大日本海軍陸戰隊本部時，天已昏黑，四圍朦朧，隱約

地望見那邊陳滿了鐵甲車，坦克車，呼喊聲，吆喝聲一陣陣的刺耳而來，整個宇宙幾爲肅殺之氣所充滿，我便掉回後轉的大舵。

這種種都是暗示着只一過了「廿四小時」，大禍大患就要降臨了。兇虎毒龍就要張牙舞爪了，強者對弱者就要揭開盜匪的面具了。

雖然，但我以爲我們的政府是「禮讓爲國」的，絕不會抵抗，過去在東省，天津，青島，福州，廈門，汕頭等處所表演的事實，卽其鐵證。而且上海的金融資本又是他經濟的基礎，源泉，那更沒有抵抗的企圖，準備可能。

因之，中日兩方這次「戰爭之酒」也絕不會熬煮出來。

所以我當時是很鎮定的，認爲沒有他避的必要。

吃了晚飯，回到原所——清華寄宿舍，（在東寶興路口）聽見賬房處人堆裏發出一種「不怕不怕」的歡聲，走近一看，他們是圍着看時報號外，原來是晚該報關於此次事件的大意是說：——市府接受日方四項要求，空氣已轉緩和圓滿解決。雖然我是在憤

慨，但是我的心田却更鎮定了，避的意識也更逃跑得精光了。全宿舍的人們，個個的理智都爲牠所支配，空氣亦由緊張而趨于沉寂。

在房裏，放靜心頭，把大石龍基的張學良行狀記試譯完了今日的學良一節，掉頭望鐘，牠好像主席樣站在臺上報告我已是十點五十分了。

「睏吧！」睡神這樣命令着。

我睏了。但翻來覆去，總是睏不着。想起今天街上的情景，想起民族的生死關頭，想起一霎時，什麼思想的江流都奔到腦海來，正想奮力驅除之際，忽然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拍落蓬蓬蓬蓬蓬蓬蓬蓬的槍聲破空而起，集成驚人的巨大的聲浪，擊破了上海和平的幕蓋，掀動了太平洋的驚濤駭浪，撕碎了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國際盟章。

全宿舍頓然陷入慌張的狀態，我好像觸着電流一樣，跳出牀來，走下二樓，在近太平門之樓梯處，職員室裏，已是黑頭簇簇了。但還有酣睡者，賬房老板驚慌地吩咐茶房去把寄宿的人一一從夢中打醒叫出，統共四十餘人。

電燈以報紙籠罩着，灑下淡黃的光波，映照到人們的面孔，個個的面孔更顯得慘淡，淒青。有的這說，有的那說，聲浪很低，令人辨不清音符。過了兩個鐘頭，我站起伸一伸懶腰，接着腳輕輕地爬回四樓，試從窗外向南一望，不料那邊已是火神在跳躍了。火光燭天，在火光下，特別顯出那座教堂的巍巍壯麗。

隆隆的砲聲也在空中怒吼了。戰神的巨爪，抓遍了整個週遭。火的燃燒，鐵的表演，交相織成恐怖的魔網。浸在「平靜無事」的海上已久的我們，如今一陷此境，儼若迅雷不及掩耳，不由你不屑鎮神驚，不由你不心寒胆散。弄得大家當夜非獨不敢逃，而且不敢睡，面對面的坐着，坐在樓梯上，坐在樓板上，罵時報的罵時報，罵政府的罵政府，罵武人的罵武人，各在自己的生活上著作這「一二八之夜」的一頁。

初次搜查

天是破曉了。日光藏匿，風雨交作，颯颯然，滴滴然，其聲憤怒，憂愁，悲淒，像是哀憐我們

的無辜被困，像是唾罵日寇的無理野蠻。

街上的日兵，給風雨的侵襲，好像落水雞一樣。晴後，凡屬「島人」的住家商店，全掛起紅點白底的太陽旗，劃清彼此的界線，對面「料理」店（即菜館意）的東洋女郎，紛紛戴玉琢，花枝招展，憑欄在眺望，在哈哈笑，笑你笑吧！這是你笑的黃金時代。

誰都知道，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是中國唯一的文化機關，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教育史上盡了浩大的使命，貢獻靡鮮的不幸，這時就在日寇的飛機恐怖下犧牲了。圖書化作蝴蝶，到處飛舞，散佈天空，這是深深地給與人們一個最難忘而最悲痛的印象的！然而于此吾人不能不佩服日人的智慧。他不先覓別的炸燬，開始就炸燬此文化機關。他深明智識的重要，他只怕中國人的智識提高，他將使中國人的「智識亡國」。

事態愈趨險惡，不由你束手無方，問題火急似的催着人們求解決。于是便發生了一種「出去」的主張，隨着發生的就是一種「不能出去」的主張。

（1）出去的主張是以賬房老板為代表的。

(2)不能出去的主張是以我們數人爲代表的。

主張出去的理由：以爲此地危險，也沒有東西吃，（但有米）必須到租界去。日兵總有點人道主義，不會槍殺行人。主張不能出去的理由：以爲（一）東西南北佈滿日兵，老靶子路的鐵門也必已關，不能通行。（二）槍聲厚密有流彈光顧之虞。（三）日兵不會來搜查的，縱來搜查，他雖野蠻，但我們無抵抗的坐着，總不會加以非刑，故現在不能出去，唯有靜待機會。

兩方會起了激烈的論戰，各不相下，下午二時，在賬房老板的領導之下，是出去十餘人了。這十餘人臨去的時候，個個皆如驚弓之鳥，面容變成青白色，恐怕這就是他們的死神降臨前的徵兆吧！

二時過去，三時來，三時過去，四時來，突然擂鼓的搗門聲，便像風暴似的捲上樓來，分明的日兵是要來搜查了。嚇得大家腳忙手亂，鳥奔鼠竄，有的躲到房裏去，有的躲到後門去，有的躲到屋頂去。我呢？獨自躲到廁所裏去。

因我以爲他來搜是暫時的，必不會在這裏大便。而且他又是生疏的異國人，也不會注意到廁所。

清華宿舍的總廁所是在三樓的，內設三個新式小便池，三個新式大便間。每個大便間沒有全門，中間只掩以一扇二尺高的百葉門。我是躲在從廁所的大門進去的最末一個大便間，身朝右，坐在抽水馬桶上，傾耳而聽。

獸兵像奔牛般的一羣羣跑上樓來，大加搜索，把躲得不密而無抵抗的同胞捉着十多個。一個同胞大罵道：「東洋鬼！你爲什麼捉我？你爲什麼……」聲音尖銳而憤激。

「去！

去！

去！」獸兵強推下去，拳打腳踢。至今事實告訴我，他們此去就與世界永別而含恨九原了。

房門一個個的搗破，玻璃窗一個個的擊爛，他——獸兵又從房內搜出衣服一條條

的扯碎，好像這些東西也有罪的。全宿舍爲這種破壞的暴音所充滿，我幾疑地球是給他毀滅去了。

出我的預料，獸兵竟絡繹地到廁所小其便來。兩方距離不及半丈，硬皮鞋聲密如雨般在交響，四圍被其震撼，搖搖欲倒。緊張，恐怖，生與死間不容髮。

但他却不向大便間投。但常人在小便之後，往往洗手的，若獸兵在小便之後，又到水喉處洗手，那也只可如魚之上釣。

因爲這個大便間是靠近水喉處的。

灰色的夜幕漸漸展開了，獸兵也興盡而去了，我也算越了一個難關。站起身來，偷偷地向窗外一望，什麼都沒有，只有啞口無言的天空高伺着我，只有巨魔般的建築物對我站着，只有兇惡的冷氣直侵入我的骨髓。

逃入C商店

週身盡爲黑暗所包圍，伸手不見指，窗外鳴着嗚嗚的北風，好似戰鼓的告急，不由你不焦灼的。

「何處躲避是好？」自問。

「C商店呢！」從新加以考量後，便從那裏爬出，爬到前樓，在街外射入一綫慘淡的火光下，只模糊地見衣物狼藉，房門倒臥，路中擁塞着大批破碎的東西，空氣冷到攝氏寒暑表的冰點以下，一點兒聲響都沒有，全宿舍的沉寂，雖那堆在荒野裏的冢塚也不過如是一種淒涼慘切的情景，真令人欲哭無淚。

爬到二樓的近太平門處，將窗打開，便實行C商店的逃入。

逃入C商店的策略，乃我昨夜躲在樓梯處，心中以爲戰爭苟這樣延長下去，宿舍是含着充分搜查性的，第一道防線——清華如陷了，必須有第二道防線的退避，這樣決定的。這窗處與C商店的距離，繞以天井，闊度在六尺以上，中間若沒那層牆壁的作橋樑，那也只可惜呼莫奈何！

因爲黑暗把兩眼蒙蔽得如「捉迷藏」只得機械地就脚一踏到處坐下。這處是C商店置在樓梯上的一大木箱，箱上疊着多組的硬紙，崎嶇不平，儼若山路。伸手摸得一枝長七八尺的木杖往下一探，莫得其底，深不知幾許，彷彿置身高陲峭壁，下去不能，動又不得。同時，又因整天沒有一點食物入口，「餓火中燒，饑腸轆轤」已達于最尖端，店內無人，莫可誰訴。「長夜呵！你何時是旦呢？」只是這樣的苦悶着。

肉搏了，手槍聲，步槍聲，機關槍聲，手榴彈聲在交響，響得很密而很近，似山崩又似海倒，分明是日軍進攻，我軍抵抗了。原來帝國主義踏入第三期崩壞的絕途，爲苟延殘喘計，便蠻橫地向弱小民族進攻，弱小民族也不得不拼命抵抗，冀獲一線生機，于是戰雲瀰漫了。在戰雲瀰漫之下，弱小民族總是遭殃的：無數的生命被屠殺，無數的財產被焚燬，聞所未聞的殘酷，見所未見的悲慘。

響，響，響，地下的老鼠也給這音響，弄得驚惶不定，唧唧的奔來走去。

天空纔現魚肚白色，響聲就漸漸地岑寂下去。我爲饑餓所迫，從箱上到地下，在廚裏

發現了十多個雞蛋，一箇紅棗，這時，所謂「失節事大，餓死事小」于我完全失其制裁的力量，立刻把雞蛋煎了五個，紅棗也吃得只剩一墩核。

太陽快要西斜的光景，忽然，從街上送來數陣國語報數的聲音：「一二三四……二

三四……一二三四……」隨着是歡笑聲，鼓掌聲。我滿以為這必是我軍殺進來了，民族殷紅的血浪淹沒了黑暗的暴力了，被困在垓心的我也可以解圍了。很欣喜地爬到窗隙處向外一窺，不料，竟得其反，青黃色的鋼盔還映着日光在街上驕耀着，嚇得一跳。

坐臥不甯的又過了一夜，早上燒了幾個雞蛋吃後，（我也放下六角錢。）便從那邊取來一塊松板放在冰冷而污穢的地上以當蓆坐。人當無聊時總會追憶他的過去的，我在追憶的結果，更證實人生是走曲線，不是走直線；一九二三年受危于故鄉的土匪，一九二五年被挫于C城的S.P.，這算是我過去的生活走進曲線的兩高峯。如今呢？怕走進最高峯吧？不，生命已危在旦夕。

生命危在旦夕——死，本沒有什麼可怕的，因為人總不免一死。不過我以為死，應在

抗日的最前線而死，應化身到東京去刺殺策謀併吞中國的軍閥而死，應……

「還有人在裏面嗎？還有人在裏面嗎？」日兵（或浪人）敲着商店的大門急問。我的思緒頓爲打斷，我的血脈突呈緊張。同時，覺得這一定又是「不祥之劇」的序曲，便飛一般地奔回原所——清華清華寄宿舍。

奔回寄宿舍

剛跨進寄宿舍的樓梯處，意外的迎面的遇着四位同舍的朋友：一是L君，一是T君，一是W君，一是K君，相見之下，說不出的歡喜，好像脫了虎口相慶甦生似的。當時，我身上還穿着中褸與西裝，他們說，這是智識份子的裝束，東洋鬼最恨智識份子的，智識份子有殺頭之虞。不待回聲，T君便閃電般到房裏摸來一件黑色而樸實的長衫遞我換上，于是我便像另一個人——商人了。我平素是不主張穿長衫的，到這時也竟穿而且很快的穿起來，足見環境力量的偉大。長衫要在這時發揮牠的威力，長衫將在這時表現他的戰功。

「那天東洋兵來搜，你們是躲在那裏？」我細聲地問。

「就是躲在這裏。當時，太平門倘被他搗開，那我們也老早化成『骨灰』了。現在躲在屋頂的那塊地方，還有六七個『三魂蕩蕩，七魄游游』的茶房。」W君答。

「你躲在那裏？」

「廁所裏。」他們關不住笑門，哄然一陣。

「唉！」W君又對我慨嘆說，「現在中國人的地位都比不上紅頭阿三了，紅頭阿三現還可以在街上來往搬東西，我們呢？一見即殺，昨天從這裏逃出去兩位朋友，都給獸兵碎碎的槍殺了。」

獸兵槍殺那兩位朋友，當我躲在C商店時，也曾聽到的，那幾門槍聲響得特別低，特別近，隨着槍聲，就是一陣哭聲。

一天，二天，三天沒得米飯見過，大家宛如飢鷹餓狼。W君以我來而增了勇氣，又硬着頭皮到各房裏搜，雖搜得一些肉乾，花生米，太古方糖等物，但「杯水車薪」，怎能越過飢

餓的壞蛋！正在力圖問題解決之際，忽然聽到隔壁地下自來水的灌注聲，爬到窗邊一看，乃是一個老嫗（及數個小孩子）在取水燒飯。大家不禁狂喜，徵得同意後，便交她些米，託代煮熟。

每人吃了數盃，其味津津，遠勝新婚初夜的甜蜜。太陽勞碌了一天，疲倦地隱息在山背後，周圍又回復黑暗的狀態了。我伸頭到天井裏向上望，一顆星斗的閃爍也不見。雪花好像機關槍似的掃下來，似示我們前途的不堪設想。

我們在黑暗的掩護下，可以就寢了。大家回到職員室裏各就床沿坐下。

「我看中國真要亡國呵！你以為怎樣？」W君悲哀地說。

「說起亡國，在我們這個不長進的中國，已不是奇特的事，差不多變成家常便飯了。中國自有史以來，不是亡過兩次嗎？——一亡于蒙古，一亡于滿清。而且歷代都有外族的侵逼，如黃帝之于蚩尤，唐虞三代之于獫狁獯鬻，秦漢之于匈奴，晉之于五胡，隋唐之于突契回紇，宋之于契丹女真，一直到現代之各帝國主義。」我解釋說：「中國過去爲什麼陷

于這種悲慘的命運呢？因為中國是一個農業的民族。農業區與游牧區相鄰，則游牧民族對農業民族的征服，是常見的而且是必然的。只就能力說，游牧的生活是轉徙的生活，所以行動止宿皆有嚴厲的紀律，善于作戰。而農民則分散，遲鈍，不善于作戰，兩相比較，誰勝誰敗，不待智者而知，何況支配着社會的士大夫階級，又只是「尙清談」，「講禮讓」……到了現代，工業國家征服農業國家又成爲定律。像今日的中國，尙未從農業國家的胎殼裏蛻化爲工業國家，致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弄成經濟的破產。經濟既破產，于是建築在上層的政治，文化亦受其影響而趨于破產，總之，現在擺在我們眼前的，那一件不是破產，所以中國真有亡國的危險呵！

W君唯唯無言，我跟着又解釋說：「但今日的中國爲什麼尙未能完成一個新式獨立的自由平等的國家呢？一言以蔽之曰：內亂造下的惡因。我們試看，日本之所以有今日的強盛，莫非由于明治維新後，沒有內亂。俄羅斯之所以有今日的進展，聲威震懾了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營案，亦莫非由于一九一七年大革命成功後，沒有內亂。中國呢？自民國成

立以來，無一天不在打仗，即無一天不在鬧內亂。內亂是斷送國家的暗礁，內亂是挖掘自己的墳墓，所以今後的中國，第一步不能做到消滅內亂，則什麼興革也必無從談起，唯有踏入朝鮮，印度，埃及的覆轍。」

疲倦之火在燃燒，精神不能支撐下去了，就權在這裏鎖起話匣。倒身床裏去，外面雖響着一些疎落的砲聲，但舍裏却依然靜蕩蕩地祇有隔壁大白鴉鐘很神氣地在奔赴牠的循環的前程。

再次搜查

太陽從地平線下爬起，東半球又回復光明的狀態了。我們爲光明所壓迫，只得重行磨集那狼藉已像豬欄般的樓梯處，吃了老嫗代燒的飯後，大家就談天話地以消磨這悶死人的無聊時間。到了下午約在初次搜查時分，日兵的獸性又大發了。硬皮鞋聲像羣馬亂跑般拍來，給與我們的戰慄，無異晴天霹靂。平地風波。

K, T, W三君慌忙地他避，我獨和L君就近攢進一小暗窩。

這小暗窩，小如鳥籠。且堆着許多破舊的東西如電線，白鐵桶，小糞箕之類，兩人擠在其中，侷促着，全身感着異樣的不安。響，是絕對禁忌的，L君本患咳，到了這時，好似樂器斷了絃無形地宣告絕奏了。

大旋風般的情勢，比初次更嚴重更緊張。除獸兵外，還有浪人。浪人各持一根粗大的木棍，個個變成了發狂的瘋狗，到處搗毀，聲震如雷。忽然，我們所恃以防衛的太平門「砰」的一聲也被搗破了。兩方距離不及一丈，好像我們只有「坐而待縛」的一途。

他們往來門前，這樣歡呼，那樣狂嘯，強盜本性，畢露無遺。

但却不進來搜，也不從樓上下來搜，留下我倆千鈞一髮的生命，或許他們的眼睛因給陽光弄花了，及窩口處雜物狼藉沒有注意到罷。

同時，雲連清華的一行商店通通洗劫，代我們燒飯的老嫗及數個小孩子也逼被擄去，老嫗臨去的時候，哭聲震地，慘不忍聞。隨後就有數門槍聲傳到我們的耳鼓，這也許又

是製造了天地間幾條冤魂！

老嫗畜有一雞，也被浪人捉去，雞聲略略不止，似爲主人鳴不平，又似爲自身死期將至的哭訴，一種悲憤的音調，也要使我洒下數行熱淚。

獸兵和浪人陸續退後，暮色也來了。我們又算越了一個難關。L君爬出後，我稍作一停，思來想去，認爲此地已是十二萬分不可居，突然中印同盟會，就從我的下意識躍起，但達到該會的路線，前後已是不成，僅有屋頂一條。在黑暗裏摸到四樓，打算爬將過去，剛撥開晒臺門的一半，針尖似的冷風就迎面刺來，流彈似的雪花也跟着枉顧，全身頓起抖顫，雙手快快地插入褲袋，只穿襪不敢穿鞋（怕響）的雙足也畏縮不前，真令人要叫「上天無門，入地無路」了。頂不住這樣的威脅，只得退回，在職員室裏模糊地見K，T，W三君尚存，內心一喜，據說他們當時就是躲在這裏的牀下。

火與水

自經這次暴風雨後，大家更恐懼更不安了。

每天像老鼠般的躲在職員室裏的牀下，這牀下是黑黯的，陰鬱的，穢污的，頭尾置有箱籠，偶一不慎就會撞響，只得如死屍般的躺着。而且，天空裏從太陽一起就有軋軋的飛機在頭上徘徊，像是擲彈；太陽一落就有轟轟的砲彈在跳舞，屋宇幾被震塌。地下每有嘩嘩的鐵甲車在街上爬行，像是指揮地，震，屢有浪人到裁縫店裏磅礴的挖掘，着身的樓板幾被鑿穿。緊張，暴厲，恐怖，形容不出的阡危，我們的靈魂險些給牠嚇脫軀殼。

數天中是不敢離開房門一步的——除萬不得已的大小便外。每天只得咀嚼賬房剩下而帶油臭的炒米，及齧緊牙關吞些冷水，所以時時都陷在餓鬼的環攻中，想吃不得的下意識與時俱增，於是無夢不夢着吃飯。

數天後，炒米是告罄了，時時受着饑餓的鞭笞，同時，自經「再次搜查」後，也不聞有日兵的重來，恐懼的情緒也減退了不少，于是我就和T，W二君分途偷偷地到各房裏尋覓生活資料，當時的情景，真令我疑是回復了原人時代的狀態。

找了許久，毫無所得，「唉！這是魯孫濱的荒島麼？」我心中嘆了一嘆。

然而「天不絕人」，最後竟發現了兩枝油燈：一枝是火油的，一枝是火酒的，前者尚盛滿火油，後者也盛滿火酒，且附有兩盞盞盈盈的火酒。狂喜地拿了回來，大家莫不眉飛色舞，像農夫之于大旱後的甘霖。

每天燒兩頓，這樣的吃了兩天，第二天早上又擬繼續進行，潛到水喉處取水，唉！水是流不出來了，水喉是「斷絕交通」了，不禁爲之惘然。獸兵！獸兵！這自然又是獸兵的恩賜。水是多麼重要的東西呵！現在我們既然斷絕了水，那麼再隔幾天，即不死於槍彈也將死于乾涸。

爲對于水打開一條出路，乃從房裏拉出一條大纜把丁君吊下隔壁尋取，不料彼此同遭了一樣的摧殘，落得冒險地空幹一場。

張皇失色，絕望充滿了各人的心房。想起各房的暖水壺，將牠搬來，所得亦極乎其微。祈天下雨嗎？而雨乃是自然現象的因果關係的產物，縱有古代雨師之術，也不中用。

畢竟人對於自己生活的變化是無從測度的。像「一二」八事件未爆發前，我們總想不到會有今日的被困，被困後，我們總也想不到會有此時的水慌。又像面盆裏剩下的洗面水是舉世無人吃的，也是我們平時夢想不到會吃及牠，但是現在竟吃起來了，到各房裏捧來吃起來了。這水儲積已久，面上浮着一層微塵，底下沉着一層穢垢，污濁不堪，幾同陰溝裏的一樣。但事也奇怪，用這水煮熟的飯，大家竟覺不到任何「異味」，反而狼吞虎嚥起來，大概是餓的緣故吧。餓，餓的魄力是無邊的，會使你吃樹皮，草根，泥土，像西北的難民；也會使你做賊，如我們之潛到鄰家偷年糕，偷臘鴨，偷鰻魚乾。

水，這種水也只有數頓的用量了。

終于被擄了

時日的須知，是現代人一椿最切要的常事。所以鐘錶，日曆就像水銀注地般流行了全世界。

可是，我們自陷入這困境後，對於這常事的工具，就無形地宣佈了絕交。時的方面，已回復了太古人只看日出日入的狀態。記日的方面，雖不願默頭默腦地模仿太古人的結繩，但已只憑每天腦筋積累的記憶。日，「一日如年」到了今天，算來是二月十二了。天天都像跪在聖像前般期待天日的重見，結果却是一天失望一天，痛苦的表度也一天增升一天，身若火焚，直要撞死壁上。頭癢得利害了，晨光熹微中，我到了四樓拿篋一梳，連梳十多次，那糞土般的頭殼垢物，好像雪花似的紛紛降下，每次篋齒裏都滿夾着成斤成兩，積成一座小邱山。拿鏡一照，舊地撲來個怪相。惘然半晌。靜神一看，他的頭髮蓬蓬，地的面容悽瘦，似囚犯，又似乞丐，「唉！我怎麼變成了這樣了呢？！」

自火的問題解決後，我們每天的燒飯：

一在朦朧的清晨，

一在黯淡的黃昏，

從未敢破例。但以「日久胆壯」及附近戰線的消沉，今天的晚飯却是不然，我和TW兩

君在太陽西斜未遠時已到四樓燒起飯來。當時，黃金色的陽光照澈大地的一切，無暗不逃，無微不見。兼之，汽爐又在發揮牠的像風叫般的烏烏聲，似乎向日兵打無線電做報告。我們早已吃驚，早已覺得危險了。

吃了飯，我們又演個破例，三人很寫意地坐成鼎立形間談。T君是貴州人，我和W君是廣東人，我們對於這一個西部「謎省」的貴州，這一個仍然停滯在中世歐洲社會狀態中的貴州，原已感到無量的興趣，故這次所談的多關於此，其要者記之于下：「從貴州到上海，費時一月，路費將近百元。貴州的青年，多抽鴉片，（出產鴉片極多，廣東常有人結隊成羣往購。）暮氣沉沉，醉生夢死，來上海讀書者鳳毛麟角。貴州沒有什麼工業，交通也阻塞到十二萬分，所以從前有個西洋人從香港到貴陽開設代售汽車公司，購者寥寥，落得關門大吉。也有個東洋人來擬做生意，給大家抵制得垂頭喪氣而跑。全省的人口，苗人有三分之一，他是中國的主人翁，勤勞而忠順，耕種漢人的田，訂過繳多少租穀，就繳多少。不似一些漢人的橫生枝節，時打折扣。他也有種着我的田，（T君的田。）常送我豬子，肥

雞及雞蛋之類的東西。我有時下鄉，（即到苗人的家裏。）在城裏購了幾角錢鹽及幾角錢磚糖送他，他就不勝歡喜。漢人很看不起他，鄙笑備至，如某縣的苗人，因脚上有些紅赤色，遂賜以『紅鷄』的徽號。他們的藝術，如跳舞，音樂都很好，有一種樂器發出四種佳音。苗文極難懂，有個牧師將牠讀通，把全部聖經譯成該文，用以宣傳。」

談聲，夾着笑聲，約有半小時，倦意爬遍了每一人的週身，便即閉幕。我起身到前樓窗邊伸頭向街外想探個動靜，眼光剛一落在站得像殭直的死屍般的一日兵身上，那休息了多天的樓梯就像前兩次一樣「磅磅」的響將起來。嚇得大家倉皇失措，全身每一細胞都在抖顫。「唉！這次怕免不掉了，免不掉了！」

我會着T君急忙地躲到四樓一架牀下，連呼吸都不敢出聲。俄頃，一兵靜悄悄地進來把牀布輕拂了一角，毫不聲張的拆回去。這時，T君滿以為他是看不見的，不勝心喜，乃用脚尖擦我的衣身，表示勝利的獲得。忽然，一陣亂貓的皮鞋聲破空而起，擁進一羣獸兵，如臨大敵似的，六七把雪亮的刺刀斜對着牀下，喝聲震天動地。

「先生呀！我出去！我出去！」事是壞了，T君一面說，一面向外爬。我呢？不用說，當要附其「驢尾」。

努力生命的掙扎者五人，這次被擄了四名。（L君獨免，後我們十多天才被擄。）出到樓梯處，受了一番搜查，只是摸有否手鎗的搜查。我本帶着四元上海紙及六十元香港紙的，料他貪心難免，祇從褲袋裏掏出小小的部份——四元，獻他的面前說：「我別沒什麼，只剩下這幾塊錢。」這幾塊錢，一被他看見，登時就不翼而飛。

離了清華，我們突被勒令抬起雙手作平直綫，於是寂寞荒涼的街上平添了四副「十字架」。一兵跟一個，惡狠狠地注視着，並擎起殺人的利器，若就若離地對準着後腰，在在緊張，處處恐怖。到「屠場去吧！」這時我的意識差不多完全集中於此了，腦筋變得混混沌沌，差不多什麼都忘記了。只有，只有這一詩，平日所傾嗜的詩：

「千鎚萬鑿出深山，
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皆不顧，
祇留清白在人間。」

曾模糊地掠過我的腦膜。心中想：「死就死。」

K, W兩君垂頭不言，唯有T君哭喪着臉不斷地乞求道：「先生救我！我是貴州人。先生救我！我是……」獸兵呢？個個一聲不響，只見板起獐惡的獸面，只見露着兇殘創子的氣餒。

由寶興路轉入克明路不遠，被押進一不知名的日軍辦事處，廳裏出來幾個穿西裝的倭鬼，他們是負着搜查及訊問的使命的，所以有個先問我說：「你認識東洋人？」我答：「認識一個，他的大名叫做××先生，住在日本滬上青年會。」大概他也認識的，獨對我不大搜查，六十元港紙仍得依然如故。停有數十分鐘，見交了一小張呈報單於押兵後，大家就動身了。

克明路住着不少的日軍，民房作兵房，每個弄堂口皆守着頭戴鋼盔握握臉醜惡兇頑的獸兵，我們經過其旁，個個目眦盡裂對之作猙獰的噴視。

踏入血腥的北四川路了，日寇的鐵蹄蹂躪下的北四川路啊，你是死去了。鋪門緊緊

地關着，有些被搗得一榻糊塗；煙直噴不出煙了，像是斷了，呼吸的僵骸；失掃的路上，拉圾縱橫，無異一條淤塞的河面；殘破的廣告旗，隨風飄盪，似乎揮着招魂的幡子；什麼都顯得淒冷死沉，充滿着荒涼的空虛，巴黎的繁都呢，羅馬的廢墟呢？

改作「大日本上海憲兵本部」的日本小學又映入我們的眼簾了，內有兩座洋樓：一是四層的，位置在前；一是二層的，位置在後，獸兵的手段是神出鬼沒的，初時他把我們剛押進前者橫門之口，即令止足，只聽得裏面乍斷乍續地響着一種怪聲，究竟是什麼，莫從想像。停一停，突然又押到該樓之後，停一停，突然令我們站成一排，緊面着牆壁，情形極其怪異，在沒有軍事知識的我們，（而今知那是屬於「小動作」）怎不叫人疑是打靶的凶兆呢？說也奇怪，這時我們所聽見的，如那巍巍的牆，嗚嗚的風，瑟瑟作響的枯枝，暗雲低迷的天空，似乎要倒塌下來，似乎在唱着輓歌。死滅！死滅的網，籠罩着大地的一切。

隔有半小時，來了一軍官及一穿西裝的倭鬼，又是問訊，又是搜查，這時，我的六十元港紙被搜出了。（特別加以嚴問，及到「無用者」房才交回。）他緊緊地握在手裏，看他

的神情，看他的氣勢，都好像垂涎三尺。

夕陽將要回到渺茫的西山，數個獸兵在那一軍官的命令下，我們又被押進後者——二層的洋房去。剛一啓門，就見裏面擺着一張桌子，繞坐着十多個荷鎗佩劍的憲兵，他們一見我們到來，個個就凸出了眼睛，像要跳起來吃人的怪獸。

照例到這裏是要登記的，我經了一度思考，乃登了這樣的一個記，即填了這樣一個完全與事實相反的表：

姓名	年齡	籍貫	職業	住址
李世德	二十五	廣州灣	做生意	法界巨賴達路 達豐里十三號

填就後，一個「通譯員」接着問：

「廣州灣是不是在廣州？」

「不，不是的，牠是法國的租地。」

抬頭四顧，見那扇房門貼着一條「無用の者な出入を禁止す」的紙揭，正在忖度裏面是什麼一塊地方，忽然，我們就被推進去，擁進去。

（按「無用の者な出入を禁止す」一語，即中文禁止閒人出入。又，前後所用「無用者」房一語，乃因該房無名，不得不用原名。）

入獄之初

無疑的由，那堆積着的器具判斷，這「無用者」房，便是從前的手工課堂。自滬江翻起軒然大波後，牠就變做了大中華無辜者的獄地。地板已像那舊船的艙底，窗門緊緊地蒙上黃色厚帆布，絲縷的光綫，空氣是不會流進來。天花板上點着兩盞飯圓形的電燈，燈

光黯淡，像是那沉鬱不明的荒山鬼火。

靠近門口的一邊，守有一簇憲兵，個個都圍着火鉢在取暖。但對於我們這初來者，自然要格外耀武揚威，顯示「帝國武士」的威風。所以立刻站起二三個虎視眈眈地巡來巡去。已有十餘名先在的囚徒了。他們或坐，或蹲，或臥，好像幽谷裏的古石一樣，不言不動，只是驚異的注視着我們，似想問：「你們是爲什麼擄來的？」初到這裏的我們，對於「規矩」自然不懂得，W君偶一伸頭向那個舊囚徒說話，不留神地挨了一拳，險些跌倒。

沒有蓆，也沒有牀，是以地板當蓆當牀。坐不片時，T君突被一憲兵急急地帶了出去。（他因日記裏夾着一張航空郵票，及記着一友人的軍隊通訊處，被指爲通軍隊，比我們三人較重視。）隨着就是波浪起伏似的哭聲一陣陣的攢來，哦！這不是毆打麼？我不獨以爲只是毆打，而且神經過敏地疑爲必無生還。T君哭得很悽慘的，衆囚徒聽了心在突突地跳。一女囚徒聽了像喪考妣似的，眼淚突如撒種，決堤般的汪汪哭起來了。一時內外合奏着，全房頓爲「末日到臨」的氣氛充滿。

當着滿腔悲憤的時候，突來個憲兵象牽馬般的拖我到樓上的「取調所」（即檢驗所）了。這所不過斗大，中間擺着一張小桌，桌前坐着一個肥大穿黃軍服的憲兵軍官，由他的鼻目口構成那一副兇惡的面容，幾使我疑爲這是陰間的閻羅王。桌角陪着一個「通譯員」——相似猿猴，身穿西裝。操着不三不四的上海話，運着一種慣常對付亡國奴的無人道的故技，不准我坐，也不准我立，威迫雙膝亭亭地跪放樓板上。問了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住址及何時來上海（我答去年七月）後，就叫我交出港紙。

「儂的錢是那裏來的？」

「是前月廣州灣一個朋友寄來給我代他買布的。」

「嚇嚇！儂一定是便衣隊。」他又說，「據說近來廣東政府匯許多錢到上海組織便衣隊……」突然從衣袋裏拔出手鎗作射擊狀的對準着我的頭部，大發虎威：

「儂曉得麼？儂曉得麼？」

「銃殺儂！銃殺儂……」

插回手鎗後，不大清楚的又像這說：「以後儂不好反對東洋人啊！東洋人銃殺儂！儂告訴別個人家不好進學堂……」

輪到憲兵軍官了，他揮起小木板在我的頭上狂舞了一下，突然又拿一條指頭粗的麻繩走出來，囁哩咕嚕的說了幾句，就把我的脖子縛起拉着忽上忽下，好像擊斃一樣。唉！我願地心的烈火立刻射出來把這世界熔化了，實不忍受此侮辱，實不願看你這般醜態！情勢極其嚴重，我的神經給他弄亂，疑爲不是鎗斃，也是吊死。

他們的故技演畢，立即叫我站起來，大施檢驗，連衣襟，襠底，褲帶都很精細地驗過，我想，幸得換了長衫，不然，當必更加麻煩了，說是做生意怕也說不來了。可是，他雖搜不到什麼「抗日救國」證據，莫可奈何。但對於這六十港紙却是很注意的，兩個囁哩咕嚕了半小時。

好像這就是我罪的所在。「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好久了，交回港紙，在供詞上蓋了手印就叫來個憲兵帶返「無用者」房。剛坐下，另

一個憲兵又把我拖出去，唉！我已是失了自主權，我已是像一隻被征服了的野獸，你縱拖到任何地方，拖得千回萬次，我都無話可說的。

不料，這次拖出，竟是毆打！他的蹄亂踢我的脛節，他的掌狂批我的額頰。同時，又來個戴呢帽披中褸的倭鬼，這樣的說了一句：「你的錢是那裏來的？」就揮起牛蹄似的拳頭向我的鼻梁猛擊而來，我若不機警地退了一退，也許給他打得鮮血橫流，不省人事。打吧！自由打吧！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裏，在這個沒有公理沒有「法律」的世界裏，縱然你打死了我，你絕對不會受什麼制裁的。縱然我被你打死了，雖說有許多事欲做未做，但我也絕對不恨的。因為整千整萬的弱者都在你的木屐殘踏下；因為不知多少的無辜者被你困死，絞死，砍死，刺死，炸死。

我忍受着給他打，他打飽了，又帶同「無用者」房，隨即用一條筆桿粗的藤繩將我雙手綁回後腰，於是一九二七年在C城第二區的事突像活動影片般重現我的眼前。同時，也有W君的互相耀映，亦見不孤。

足足弄到我們不能支持後，纔將繩解除。

無微不至的重審

第二天，天氣陡然變了。窗外索索地飄着雪花，更顯得「白色恐怖」的威嚴。烏烏地刮着冷風，像夜狼的哀鳴，又像胡笳的悲鳴。愁景愁人，怎不愁思？！

我的愁思奔騰，我的愁思磅礴，我在愁思中，想到我們爲什麼這樣？中國以至全世界爲什麼這樣？然而，這並非無根可尋，這都是因於私有制度的存在。私有制度確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而現代社會乃私有制度發達的最高期，于是掠奪更加厲害，跟着就是大量罪惡的奔流，造成人間的活地獄。不禁微微地「唉唉」了數聲！

人對於黑麵包總是存着戒心的。但在這裏却是吃黑飯團。黑飯團比黑麵包更難入口，牠是由鍋底焦了的飯搓成。喝的冷水或半開水，使你腹瀉，睡沒有被蓋，使你全身發抖。大小便皆有兵士的護衛。可笑的，有時我竟覺得很榮耀，做了官。自由，什麼自由，都在他的

棍棒下搗爛了，都在他的刺刀上刺碎了。

中國人何其不幸！每天都源源的被擄而來；一次見個早已打得遍體鱗傷，滿面流着新鮮的血痕。

算來是第四天了。現時是第四天的下午，我忽又被傳去重審。這次的重審，不在「取調所」，乃另一小房，房角棍杖林立，初見嚇得一跳。審判官不是前次的審判官，通譯員也不是前次的通譯員，我得了優待——立着。港紙也交出。

閒話休題，讓我揭開把戲的帳幕：

「……………」

「……………」

「你是做那種生意？」（全屬通譯員問。）

「代廣州灣幾個商店在上海辦貨，買布料雜貨等東西。」

「你那天來在清華寄宿舍？」

「前月廿八晚上。」

「晚上幾點鐘？」

「五點多鐘。」

「未到清華時，你吃了晚飯沒有？」

「吃了，在北四川路飯店吃了。」

「你爲什麼到那裏？你是個商人，那裏有時間到旁的地方？」

「朋友給信叫，因他的母親剛死了，急要返里，要我去代他做件事，幫忙整理行裝。所以不得不順着人情，抽空而往。」

「那天的空氣已非常緊張，華界個個都搬到租界去，你爲什麼還敢到這邊來？你一定便衣隊！」最後一句，聲若巨雷。

「我是個商人，不懂政治，且當天又聽到許多人說，這次斷不會發生戰事，所以才敢去。戰事發生後，不敢逃出，至留在清華。老實說：便衣隊，我不獨不是，而且連見都未見過。」

不知他是抱着何種目的，突然驗起我的手掌來，像星相家看相般的驗得極精到。同時，門響一聲，進來個軍官，事本和他無關的，竟黑起臉，手揮竹杖霍霍地連毆我的頭。

問答仍繼續着：

「你那個朋友叫做什麼？」

「王××。」

「他現在那裏？他是住在清華第幾樓，第幾號房？」

「我到清華時，他已出去了，只留言叫我等他，一直等到戰事發生都不見回，不知現在那塊地方。清華的房間非常多，我是第一次到的，因不大注意，他的房間號數完全不明；至於樓，像是三樓。」既說了王君，但想起王君的書籍盈箱滿架，怕他往查，故不說明房間，使其茫然。

「……………」

「你今年多少歲？」突然。

「廿五歲。」這是依據前表說的，我本廿四歲。

「你讀過幾年書？」

「五年。」

「在那裏讀的？」

「廣州灣東岸村私塾。」

「畢業沒有？」

「私塾沒有畢業，完全讀四書五經。」

「你從幾歲讀書起？」

「十四歲。」

「從十四歲讀起，讀了五年，不是十八歲了嗎？十八歲以後是做什么？」

「兩年在廣州灣赤坎埠××號打工，這三年來，都在太平市代××莊奔奔走走，且

因脚病時發，有時做，有時停。」年數我用手指點之。

「你讀五年書，爲什麼字寫得這樣好？」

「我在做生意時，常常練習。」

剛說到這裏，他就叫我先回去。（此房與「無用者」房相連，故不用兵帶。）剛我回到「無用者」房，有些囚徒暗示眼光，想探個底細，但在棍棒的淫威下，我是不能給他任何滿足的。我只乘憲兵轉移了視線，細聲地對T，K，M三君再囑：「審判官如問及你們關於我，只說不知，免相矛盾。」坐不一刻，突然又傳重往。

「你是什麼時候到上海來？」

「舊曆去年七月，到現在只不過半年，所以上海話仍不大懂。」

「你在此做生意，只是自己，或幾個人？」

「兩個人。」

「那個叫做什麼？」

「王學文。」

「他是和你同住？」

「是。」

「可是你做生意是同那個商店來往？」他怕我聽不清楚，特別寫在紙上。

「啊呀！爲什麼問到這裏來呢？」作賊心虛，真使我有無從應付之感。耳有些紅，面有些赤了，沈思了半響才答：

「巨昌和先施公司，新新公司。」也寫在紙上。

「巨昌和是在那條街？」

「想不出了，只記得是在四川路基督教青年會對面的那個弄堂裏。」

當時，我因過于急促，把巨昌和誤寫爲「巨福祥」。想起後，怕他調查，將他更正。同時又因說不出原稿，他以爲有機可乘了，就捉此弱點拍案大吼：「嚇嚇！你這是冒說的，一點都不可靠，一點都不可靠。」尤其是那審判官接到此翻譯後更「——嚇——嚇——嚇——嚇——」

的吼得利害。我的意志如是薄弱，頂不住這般威嚇，反將實說，那就糟糕了。但我却很鎮靜地辯護道：「我因精神不好，記憶力不好，並過于匆促，一時記不清楚，請原諒！」他才默然。

問答又繼續着：

「你是同巨昌和買什麼東西？」又使我吃了一驚。

「皮蛋等東西。」

「買了多少籮皮蛋？」

「共有兩次：第一次二十籮，第二次三十籮。廣州灣沒有皮蛋出產的，第一次商家覺得好銷，第二次就來信多買十籮。第二次買三十籮的原因就是在此。」

「每籮多少隻？」

「五百隻。」

「多少錢一隻？」

「不是以每隻計算，乃以成百計算。第一次每百四元一角，第二次每百三元七角。」

故意糾正他。

巨昌和我是到過的，他做什麼生意，雖不大清楚，但總不是賣皮蛋，又怕他往查，所以我最後特地補充了一句：「這皮蛋，都是他代買的，我的伙計王君本和他感情很好。」

問到先施，新新了。

「你在先施公司買過什麼東西？」

「竹紗布，嗶嘰絨布……」

「各買了多少疋？又，每疋多少碼？每碼多少錢？」又使我吃了一驚。

「竹紗布買了二十五疋，每疋二十多碼，每碼一元。嗶嘰絨布買了三十五疋，每疋三十多碼，每碼兩元上下。」

「你在新新公司買過什麼東西？」

「香皂，線襪……」

「各買了多少盒？每盒多少錢？」

「香皂買了一百五十盒，每盒三塊，價錢六角。線襪買了一百四十盒，每盒一打，價錢兩元半。」

說完此大批，我繼續聲明道：「這都是最近買的，遠的已記不清楚了。」停了一會，又問：

「你同他們買貨，是記賬？是交現款？」

「交現款。」

「你買的貨，是你親帶返？是該店包運？」

「該店包運到香港，再由香港××莊代轉廣州灣。」

「買貨的錢，是怎樣寄來？」

「少則寄保險信，如我這六十港紙就是。多則從銀行匯來。」

「那個銀行？」

「中國銀行。」

「你每月多少工資？」

「固定的四十元，但買貨也有折扣，每月約有八十元。」

「你半年來，做了多少生意？」

「兩萬多。」說完，就覺到說得太少。

「……………」

「……………」

此外，他又問「你認識東洋人？」及「你在清華十多天是吃什麼東西？」我都答個明白。最後又問：

「現在你有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感覺。」想了想了半響才說：「我覺得很苦的，家裏妻子都靠我一人維持生活。……」其實我那裏有妻，更談不上有子，不過以他既問，我也不得不說些瞎話。

實際還不止此，時間延長兩個多鐘頭。他——審判官——憲兵軍官足足記滿三大

張紙，字數在兩千以上。勒我蓋了手印，突然厲聲說：「我明天一定派人去調查呵！」我恐露出馬脚，隨聲應道：「你隨便可以派人去調查！」

把戲演完。回到「無用者」房，由懷疑而焦急；由想像而驚怖；腦流在奔漩，萬念在起伏，全身像千百條水蛭的咬噬，心是跳盪了。原因我所供的全屬虛構捏造，最忌調查的。

可是，其中雖有大部，使他無從調查，但關於住在法界的（此處尚有朋友），購貨先施，新新，巨昌和的，却是可以調查。日本人辦事是很認真的，若他切實地去調查起來，那麼，我的尾巴就會被發覺了，我的生命也就從此「哀哉」了。于是我深深地痛罵我神經的混亂，責備我事前的缺乏充分準備。如說是剛到上海，暫住朋友處或南市那帶旅館裏，那麼，就不會弄出這般鳥事，也就不會種下此種惡果的，真是悔之已晚！但他也太沒經濟眼光吧！香港是個自由貿易港，貨物出入沒有征稅，洋貨比上海便宜，兼以水程又近，誰從廣州灣遠來上海購呢絨，竹紗布？這點巨大的錯誤，他不會加以指摘翻案，他的阿木林，却是我的勝利。

然而，這點勝利，是無關重要的，調查才關重要，生死存亡的關鍵的重要。唉！「咎由自取，」現尙有何話可說，唯是「聽天由命」罷了。

換監——拘留所

「九十八號。」

「一一六號。」

「……………」

又是唱名了，剛從外面小便歸來，就見一個突肚的憲兵軍官捧着一本名簿這樣的
高唱下去，聲音銳厲，像是那深夜密林裏的梟叫。

事前沒有何樣宣佈，被唱者只叫從左邊站到右邊，我編入的「一三四番目」（番
目者號也。）也被光顧，到囚徒總數二十多名，被唱者十八名，依着號碼的次序，列成一條
長蛇形，停了一停。槍決呢？釋放呢？——真是一個悶葫蘆，莫從打破。

懷疑，恐怖佔領了各人的心田，有些竟認為死期將至，不自主地眼眶驟然緋紅，淚珠向下淌，淌到兩頰，淌到衣襟上，淌到地板上，幾乎流成一條淚河。但有一位婦人却很激昂地說：「我平素什麼都不怕，怕他何為，充其量也不過是搶斃。」呵！婦人！婦人有此義憤，婦人有此浩氣，真不愧巾幗英雄！一個國家到了危急的時候，最忌的是大家怕死——怕死的結果，就是退讓，投降。然而曙光在前，鞭子在後，你坐不垂堂的人們猛醒吧！你暮氣沉沉的同胞聞之興起吧！

最後，隨行的時候，通譯員下了個警告：「出去的時候，各人不得離開隊伍，違者槍斃。」也是莫明其妙。懷疑，恐怖依然佔領着各人的心田。

這是夕陽掙扎着最後的殘光的時候，這也是自然界中的一切表示了十分動亂和矛盾的時候，我們十八個囚徒好像俄國沙皇流放革命黨人到西北利亞一樣，在街上踉蹌地南行，凜冽的寒風，像一隻冰冷的鬼手在全身剌刮，腳有些不前了。個個的形影是憔悴的，居喪似的，襯着四圍淒涼的景象，令人惘然！

到了近橫濱橋新東方劇場的門口，突令止步，放眼四顧，在壁上發現了三個盤大字——「拘留所。」我被驚醒，方明白了，這是換監，這是從那個活地獄轉禁到這個活地獄。如今的囚牢，是從前的劇場，這個劇場，（數年前不是叫做「新東方」）當我數年前，初從南國達到此間的時候，曾經數度蒞臨，看電影，想不到，當年的樂地，今日的苦海。

跨入頭門，呈現于我們的眼前的：又是一簇憲兵在拷火，火焰熊熊，照得「山賊海盜」的面顏通紅，更覺兇惡猙獰。跨入二門，便是劇場廳堂的所在。這廳堂是很高大的，滿排了三四百隻椅子。坐就崗位後，臺上的憲兵也下來了，外面的憲兵也進來了，個個都橫着上了刺刀的步槍，如入無人之境似的，很威風地逡巡，昭耀的燈光，反映到刺刀上，六七把發亮的刺刀在交耀，愈顯得森嚴，變色，可怕，真令人疑是陷入孔明的八陣圖。

這裏已拘留着好幾十個囚徒，加上我們的這批新來者，就突破成百的數量。他們，他們除有幾個穿洋服外，其他都是窮苦的勞働者——衣服襤褸，穢痕斑斑，就年齡說，有六十以上的老者，有十二三歲的幼者。就軀體說，有的蹣跚，有的爛脚，有的爛手……據說

這都是冠以便衣隊的罪名的。

便衣隊，便衣隊，真所謂「無衣不便」了。

毆辱備至

這是一個打的世界，打是憲兵的日常要務。

打，打，打聲震盪，空氣變成了打的空氣。

這個獄地，前有一臺——從前演戲的臺——面積頗廣，形如半月。憲兵們將這作爲監視臺，分班輪流監視，居高臨下，像老鷹般的在注視，視線不肯給與絲毫的放鬆。臺的兩邊板壁，每邊憲兵都寫上兩行白字：

「不要動！」

「不要說話！」

這，在常人看來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但他的辭典裏却含着很嚴重——禁止——

不可犯的意思，換言之，我們的口要禁若寒蟬，我們的屁股要坐如寺裏的菩薩。

犯了嚴峻的鐵則，一被發覺，必像那古代暴君對蟻民一般，罪無可赦，非打不成。打的形式很多，除棍打，拳打，腳踢外，還有極慘的：

(一)倒打——即把犯法者帶到臺上，將他撞倒，撞倒掀起，掀起又撞倒，如此環循着。
(二)滾打——即把犯法者帶到臺上，將他推滾，是滾到臺下的，臺高三尺餘。推滾拖起，拖起又推滾，如此循環着。

但是，我們的聲帶還未破滅，我們的手足還未斷折，我們的肺葉還在呼吸，一天中，猶其是在這沙漠般的拘留所的一天中，怎能禁得住不動，（如踱來踱去等。）及不說話呢？好，你動嗎？你說話嗎？打即隨之，多用木棍，木棍的大者，圓周竟在四英吋以上。

冷水或半開水，每天供給二三次，每次一人限喝一杯，杯小如雞蛋，多喝一杯也打，（我有一次給他誤會，頭頂竟吃他一鞋尖。）站着也打，（有一次我的臂膀吃了他一棍，痛得入骨，只得摸摸而已。）坐不正也打，白天靠着椅沿打盹或大便紙拿多一張也要挨

個個穿着長衫，像隻豬，骯髒髒……

洗馬桶給阿拉都不敢要。

……………」

一天來了一簇倭鬼參觀，有個和憲兵嘍哩咕嚕後，就把視線移向我們，隨着大罵道：

「哼！你們要做便衣隊，你們要打東洋人？」

你支那沒有個好的，懷得很，

我把你們銃殺後，又把你們的妻子，姊姊移給我做小老婆。

……………」

又，憲兵常呼我們做「苦力」苦力，這苦力是含着古代奴隸的濃厚意味的。

飢寒交迫

小姐，公子，哥兒們以及一切沒有遭過「變故」的人們是不懂得餓字的。——決不

曉得餓的難過，尤其是不曉得繼續餓的難過，尤其是不曉得在獄中繼續餓的難過，從前我也脫不了這種圈套，到這次的遇難才嘗着這種味道的確，餓是人最難過的事情。

因爲如是，所以許多奇奇怪怪的現象都隨着加多起來。

這裏也是同「無用者」房一樣，每天吃兩餐——早餐上午八時，晚餐下午四時。每餐不是派一飯團，而是派一「辨當」。（係用松片包着煮熟的飯。總之，各種飯都有些薏米。）那形狀，有長方的，有四方的，極其量也不過同廣東茶樓兩個蓮蓉粽那麼多，這不能飽肚，是誰也想得到的。而且有時是隔夜的，冷冰冰嚼在嘴裏像是含着冰塊一樣，吞下肚裏像是一塊蠟片。

餓，猶其是每天下午十二時至四時的時候，那真餓了，猶其是數天後在這個時候，又因動不得動，說不得說，看沒有什麼東西看，那更難過了。餓的情形，全身像是失了元氣，手也乏力起來，足也乏力起來，……真的個個「七分像鬼，三分像人」了。人們有的些像彌留時似的透出一「呵呵」的哀音；有的却很悲憤地自言自語：「你槍斃我吧！我不能這樣

餓下去！」有的竟以一塊大洋向掃地者（每天掃地二三次，均由囚徒行之。）購那每天多得的兩個小飯團，也不能到手。（憲兵自然不肯代買東西。）有錢無處用，在這時，全可看出錢的萬能說，在這時，也被宣佈了連根帶蒂的總破產。

派飯是非常嚴重的，每次總是六七个憲兵臺上臺下目光炯炯地監視着，嘴裏連喊着「一人一個」的號令，木棍敲在板上也響得屋倒牆崩，假如有人多取了一份，便要受一番痛笞；然而因饑餓的威逼，雖在這種酷刑之下，人們仍是作冒險的嘗試。

舊囚徒比新囚徒當然大胆些，老練些，而且也比較能忍受飢餓的壓迫。一天下午押來兩個老太婆及一個十四歲的傭女，女人的心腸是很脆弱的，如今驀地到了這裏，在她們心目中認為最不祥的這裏，一面想到生命的岌岌可危，一面看不下獄中的淒慘景，不覺心酸腸斷竟至哭起來了。所以當晚憲兵派給她們的飯皆沒有吃。然而她的不吃，正是舊囚徒的歡天喜地。適值憲兵外出，一個舊囚徒遂乘此機會腳輕手快地搶了一份過來，不料，爲憲兵所發覺，心中想：爲什麼三個只剩兩個。突然虎一般的咆哮起來，他問我們，

我們大家裝聾裝啞，他問老太婆，老太婆見其來勢甚兇，怕有意外，遂照實指那個舊囚徒說：「是他——是他——是他！」那個舊囚徒自知承認必受苛刑，乃極力否認道：「不是我，我不知道，你不能亂說，你要認清楚！」憲兵向之搜查，因他早將藏到別處去了，無所得，莫可奈何。有個却氣憤憤地跑了出去，「砰」的一聲，向內開了一槍，同時又提着槍急急地跑進來對準着那個舊囚徒的胸膛，全場的空气緊張，大家皆爲之失色。說道：

「以後，如有那個再敢搶人家的飯，或多取一飯，統殺！」

唉！以一飯的小事，竟演出此劇，我相信世界人除日本人外是沒有第二個做得到的！飢餓是飢餓了，寒冷也是一樣的要命。

這個時候是今年最寒冷的季節。外面曾否下雪，雖無從知。但所感到的寒冷已在下雪以上。寒冷，尤因獄室的高大，整日的飢餓更覺寒冷。坐着已有些不支，睡着呢？睡，也是汚濕的地板，沒得被褥。有棉袍的則解下面鋪面蓋。沒有的只好靠在旁邊，每夜此一堆彼一堆，簡直像那欄裏縱橫着的豬羣。比街上的乞丐還賤得千倍萬倍。

這樣，自然不足以抵抗寒威的。所以大家睡着的時候，每夜都是醒了數次，有些醒了又坐，坐罷又睡，全身像是跌入冰窖裏，使你真有忍耐不得之苦。當我醒時，曾聽到狺狺的狗吠，吠聲像哭聲，在這個淒涼寂寞的夜裏，不知牠是爲的什麼。有時吠聲和槍聲相和，更覺可悲可泣。獄內陰森森，死靜靜，只見啞口的椅和牆的對站着，只見大蟲般的兩個站崗兵看守着，繪出一幅慘酷的畫圖。

萬幸，十多天後，來了個工部局代表調查。在他未來的前晚，日寇爲謀掩護自己的醜惡起見，乃搬來數十張草蓆及數十床軍氈，大擺門面，這以說，我們每夜纔得四人隔一張草蓆，兩人蓋一床紙薄的軍氈。

大開殺界

「血流成河，屍積如山，」這是事變後北四川路一帶的寫真。在歷史上爲人們所承認最慘酷的「嘉定屠城，揚州十日，」也不過如此。

外面的消息，于我們已是絕緣，有時只從新來囚徒口中得到一點。一天有個新囚徒告訴我，他有個朋友（是一個學生）住在北四川路爲東洋兵所擄，當晚一共三人解到大通庵車站槍斃，東洋兵「拍」的一個，「拍」的一個，即推向牆後去。然而他的朋友却是萬幸，子彈只擦過臂膀，東洋兵也以爲死了，不理而去。這時，夜色已濃，伴死臥着，不久聽到東洋兵一車一車的把我們同胞運來，連「拍」了百數十響，週身盡爲赤血染紅，動不敢動，冷汗像雨般地噴流。直到更深，爬到十九路軍防線，纔從死神座下奪回殘命。

當時，我聽了這段消息，毛骨不禁聳然。但是獄中的情形怎樣呢？

有個留日學生去年罷課歸國，住在近橫濱橋某里，事前不他避，事後日人派兵前往搜查，因他會說日語，搜不到什麼，乃笑容可掬地說：「對不住！」並給他通行證到租界去。不料，一走到街外却又說：「現在什麼地方都可以通行，用不着此證，請還我。」這是不聽命的分途後，海不出五十步，守路的獸兵遂把他擄到憲兵本部去，在他身上搜得一本日記，裏面記着一些關於抗日救國的話，拘留了十多天，終于慘殺了。

一天黃昏的時候，有個憲兵飛快地進來，高聲把那個囚徒的號碼唱後，立即拖了出去，情形極爲特別，沒有那個不爲他的生命擔憂，據說是因帶着一只「抗日救國」戒指。一天日寇大發慈悲，放了數十個囚徒，多爲他視爲無用處的囚徒，晚間有個憲兵用粉筆寫在板上告訴我們說：「今天所放的人，槍斃了十一個。」話出賊口，足當然可靠。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凡是廣東人，學生，義勇軍，抗日會職員，及帶着抗日救國物件者，一經擄獲，尤其是在事初的十天中擄獲的（後來好點）都是有死無生的。殺，殺，殺雞殺鴨般的殺，赤血渲染了黃浦江，哭聲震撼了整個天地。

野蠻大王

二千年前的秦始皇周厲王，誰都承認他們倆是很壞的：一則衛巫監謗，一則偶語棄市。換言之，禁止言論自由。

其實他們倆這些壞處，何能追得上今日半受主人的命令半出自己的惡性的日本

憲兵呢？日本憲兵之壞，非獨禁止言論自由，而且禁止任何人說話。這「二天子」我們是可以忍耐得住的，若長久下去，則由于每時每刻身受的痛苦，由于每時每刻耳聞目觸的醜行慘象，所造下的心頭的忿火，也必每時每刻的鬱積增加，到了這時——最高時，雖是銅牆鐵壁也擋不住，必然地瀑布般瀉地了。

「唉！東洋鬼真野蠻！如果開世界野蠻比賽大會，他一定獲第一的。」我開始發言，臉轉向W君。

「是說得好！」W君響應着說：「開個一九三二年的吧，我相信第一名也一定是他，第二名是非洲土人，第三名是貴州苗人。」

「照我看，開這個比賽大會，如果是以洲爲單位派出席代表的話，那麼，亞洲的代表，無疑的也當屬於彼——東洋鬼。」我又說。光景像要籌備召集的樣子。

忽然，聽得「磅」的一聲，是棍敲板的警告聲，我們的談線，頓爲打斷，但不到片時，又開始了。

「大王這個名詞現代不是很流行的嗎？美洲有煤油大王，鋼鐵大王，汽車大王。歐洲有火柴大王，葡萄大王……我們亞洲呢？沒有一個沒有。可是照現在看，東洋鬼真可以稱做野蠻大王了。」我說。

「不過我以為像這樣的在中國無人道，心理與行動已超出禽獸之上，不獨是亞洲的野蠻大王，簡直是世界的野蠻大王。」W君說。

「……………」
「……………」

說，低着頭說。喃喃地說，微微地笑。末了，彷彿熱天沐了個浴，爽快了许多。野蠻大王呵！你能禁止我們于一時，不能禁止我們于永久。你能囚籠我們的身軀，不能囚籠我們的忿火。

火一樣的口號——「野蠻大王」提出後，由我到你，由你到彼，不數天就傳遍了整個牢獄的囚徒，將使囚徒們的腦海裏鑄下個最深刻的印痕，將使中華民族鬥爭史上驟

然增添一個新的代名詞。

獄中也體操

體操，學校裏是有的，軍營裏更不用說。獄中呢？我們翻破各國監獄史都找不到有此記載。

然而，倭奴們什麼都會做得到，一面把我們驅入飢寒苦痛之淵，弄得不生不死，可笑的現在却教我們體起操來。這是我們入獄十多天後的一個早晨，有個憲兵帶着輕蔑的神情，站在臺上這樣「你們支那人真沒元氣！」的說了後，隨着就指手畫腳的教我們體起操來。

于是我們便領略了破天荒的獄中體操的新滋味。

但是這裏的體操，不是作戰式的——固然他也不會這樣傻。而是一種柔軟的——跑步與手足的屈伸。每天二次至三次，每次十多分鐘，均在飯前。

體操對於手足的屈伸，在「不得動」的鐵則下，老實說，我們確是感到一點愉快。至于跑步則不然了，大大不然了。

跑步，縱是女人，縱是龍鍾老翁，縱是黃口小兒都要一律參加，加以服裝的不齊，姿勢的多樣，真是五光十色，極盡天下之奇觀。因為人數的衆多，每次的跑都是分班，每班數十人，在繞着兩百多隻椅子的周圍跑，跑聲「磅磅」像是十九路軍的英雄們對準着倭奴們開野炮，擲手榴彈。獄屋給這種威儀的襲擊，弄得搖搖欲倒。但我們形容的枯槁，喘息之急劇，彷彿那敗北的逃兵，那抱頭鼠竄的逃兵。

跑步本與康健有很大關係的，但在這裏的跑步，他何曾是爲我們的康健？當着跑的時候，尤其是早間跑的時候，飢渴交攻，羶倦異常，他——憲兵偏要我們開着最速度的跑，臺上臺下喝聲如雷的督促着，稍慢些者，則木棍頻加，或尾其後，以木棍推之鞭之，要使駭駭發揮騾驢的奔馳，弄至吐血生痛者時有所聞，大家莫不視爲洪水猛獸。

然而他管你嗎？你跑了後，就算體了操，他在國際上便可以大吹大擂說：我對獄中支

那的便衣隊也注意運動。

大砲的威脅

靜聲繞梁，人在昏迷，夜色不久就要消滅的時候，突然砲彈就像幾百隻雷公般在屋頂上咆哮起來了。恰似起地震，玻窗開始震動得像馬鈴聲般的發響。

大家從夢中驚醒，好像野兔在被獵犬追逐着的情景，倉皇失措地競相擁到牆邊，想藉牆邊以爲掩護，你壓我，我壓你的壘着，陡然像雷公捉精般——「砰」的一聲，轟進一個砲彈了。灰塵瀰漫，藥味撲鼻，個個都在恐怖的氣氛中呼吸着每秒的生命，一種悽慘的音調從人堆裏噓噓地透了出來是：

「死盡！……死盡！……死盡！……」

「死在黑暗裏！……死在黑暗裏！……」

同時，憲兵熄了電燈，點起半明半滅的洋燭，荷着上了刺刀的步槍，在巡視，在不斷地

喀喝！

「不要動！
不要動！」

不要動！

不要動！

把形勢弄得更嚴重更恐怖，混亂的神經，糊塗的意志，都不讓我們從容地思考。認為這砲不是我軍的開發，而是日寇的暴行。他是脫不了這兩點作用的——不是恐嚇，就是要將我們一齊炸死。

砲聲到了天明時纔停止了牠的奏演。我們像從大海裏撈起一樣，欲哭不能，欲笑無聲。放眼四顧，碎物滿地，那邊的屋頂已被炸得裂開了一大孔。寒天裏微弱的陽光從孔中射灌進來，像是負着什麼使命似的向我們這一羣遇難者致柔和的慰問。那孔底下的一椅也已被炸得雞零狗碎，只剩下一副像骨骸一樣的鐵東西。雖說這一地點距離我們一丈多遠，得免其禍。然而，假設那彈是開花的，燃燒的，那麼，我們也可從此結束人生的旅

程，也只可從此告別了父母，兄弟，妻子以及一切親朋摯友。

不知何時，憲兵早將彈片拾去報告，所以不久，飛機師，通譯員，拖劍的軍官就絡繹而來，眼光忽上忽下，在觀察，在憑弔。從他的種種舉動中，大家纔了解這砲確是我軍轟進來的，認為是獸兵的巢穴而轟進來的。

然而那裏是獸兵的巢穴？我們除神通十九路軍的將士們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于是，自此後，我們每夜又怕起我軍的大砲了，每晚當着睡覺的命令一下，大家莫不爭先恐後作比較安全地帶（牆邊）的搶奪，過得晝來，又過不得夜，前後有陷阱，左右又有虎狼，雙重的恐怖在壓迫我們，我們拼命的掙扎着，真是寫不盡的危險，吟不出的悲哀。數天後的一個黃昏，突然大砲又如前咆哮起來了。憲兵即刻發出「退却」的命令，即叫我們退到後邊，因為後邊的頭頂隔着一層很厚的水泥天花板，比較安全。大家坐定良久，陡然又像雷公促精般——「砰」的一聲，一個砲彈轟穿側面的壞牆，重演前日的舊戲，這時，我們這班囚徒，信仰耶穌的，默默地祈望上帝救我了。信仰菩薩的，默默地祈望

菩薩救我了。信仰關公的，也默默地祈望關公救我了，以至信仰家中的神主，牌位，祈望神主牌救我了。一種「破喇」和「啊嚕」的聲音，像是垂斃的羔羊的呻吟，又像受傷的孤雁的哀鳴，幾令人不忍卒聽。

同時，憲兵也被嚇得面無人色，捲入慌張的旋渦。住在隔壁的東洋女人，小孩子突像波浪一樣的滾過來，個個都像失魂似的尿屎俱流。我想，禍也不單行了，如果死，無情的砲彈是不會分彼此，天地也許開頑笑地造出仇讐同一穴吧！

「家變更」

「此處危險，家變更。」

這是大砲轟在側面壞牆的第二晚，一個憲兵秉燭鑽入我們的睡處，用粉筆麥克地寫在壁上的通知語。當時不懂日文的囚徒們見句中夾有「家」的一字，忽而神經過敏，以為是將我們送回家去。然而那裏有這樣「寫意」，他們怕大砲的殃及，另遷房。

于面已。

隨著囁哩咕嚕了幾句，我們四十多個囚徒，在他們的指揮下，有的托簾，有的托盤，缸一般離開了拘留所，像一條黑鍊似的迤邐而踉蹌地向北行。吾鄉的土匪擄着財主，探得官兵今夜到這處圍剿，他即把人送到那處，明夜到那處圍剿，他又把人送到另處，人如機械，整日顛連遷徙，當時我不禁起了這樣的聯想。

另遷，是遷到那裏呢？——日本小學校，即日本小學校前座洋房的四樓。四樓的這一房，係從前播撒麻酔劑的軍國教育的講堂。檯椅不知何時已移淨盡，但壁上還依舊掛着一塊長大黑板，懸着幾幅墨寶，及兩幅農村景的立體畫，這畫多麼光彩奪目，誠我從來所未見的珍品。房的左邊，已有先在囚徒數十人，有五個人像石狗般跪着，臂上貼上一小塊「便衣隊」的白徽，似乎他們的罪狀較為重大些。我們四十多人坐在右邊，像刺蝟般的坐在右邊的兩張長形草蓆，逼得要死，臥是無從。中間劃一鴻溝，新舊不准相混，偶不經意地舉腳過來，木棍就在他的背脊跳舞了。

窗高而大，仰頭探望，那邊的高樓大廈已在延燒，項羽的焚阿房啦，太平天國的燒金陵，突掠過了我的腦膜。烏煙洶湧，灰片像蝴蝶般飛來和窗門深深地接了個吻，忽然又他往。血般的火焰在蒸騰，直達雲漢，大地變成火坑，天空染得一片桃紅。遠近的景物，從清楚到糊塗，從莊嚴到玲瓏，從靜止到活動，從巨大到細小，都參差不齊地在火光下排列在我的眼前。

坐下不多時，砲聲越響越近，越響越密，如狂濤倒海，似暴風拔山，弄得憲兵臉呈死色，急忙地熄滅了電燈，想糊模了敵軍的砲標，忽然天崩地裂般——「砰砰」的兩響轟中樓腰，彈與壁碰出十餘道刺目的火花，火藥味像水銀注地般猛湧進來，全樓起了一陣大動搖，我們的纖維幾被炸裂，生命的泉源幾乎停止奔流，唉！「此處危險，」而此處更危險，不幸人偏偏到處都遇確，真是一個難解的謎。

大小便是不可抑制的自然排泄物，這是誰也知道的，但在這裏却是不然，比在那個監裏更受拘束，更不近情，竟限制每個囚徒每天只得大便一次，小便二次，每次均分爲

五五個一隊由荷槍實彈的憲兵押去，憲兵在大小便處又持起竹竿，見工作稍遲些者，即行催促，不稍寬貸，所以我在這一夜的昧旦，就發現了此怪象：有許多囚徒亟想出去，大小便，方動數步，都給那守在門口的憲兵大腳踢回，大棍擊退，逼得鬧出笑話。

一夜沒睡，如坐針氈。早上平靜無事，我們又被押回拘留所來。

一個英勇的囚徒

灰色的雲層，好像戰地的沙包，東一堆，西也一堆地凝結在天空。寒天裏的旭日從空隙處射出一道淡黃的光芒，忽而又迅速地縮進雲裏去，像是不忍看我們這一羣悲慘的羔羊。有些屋脊給砲彈開了天窗，隱露着戰神的面目。載着強者的汽車絡繹地南奔北馳。發着機槍的機器腳踏車不斷地掠過我們的身邊。唉！日號稱神祕之街，今日變成豺狼虎豹跳躍之場。

踏進拘留所後，大家坐就原位，憲兵開了電燈，將名一點，事出意外，那邊的一行竟空

了一位，即少了一個，千呼萬喚不見回，哈哈難道是逃了嗎？但他怎樣逃去了呢？連我們也莫明其妙。因為回來是踉蹌着回來，所行的路又是羊腸小道，到門口時也不過停了一停。憲兵問我們，毫無頭緒，不禁慌張起來，屋前屋後，樓上樓下，大洞小洞，尋了許久，連足印都辨不出一個，嚇得耳紅面赤，目瞪口呆，囚徒逃是逃了，他們對於皇室，對於軍閥總算失職了。

逃了的這個囚徒，究竟他是怎樣的人呢？——在四馬路做小工。然而我不是他的朋友，從何曉得？事情是這樣的：當着那天釋放囚徒的時候，我曾聽見涕泣交零地對通譯員哀求：

「先生！我是在四馬路做小工的，放我出去！」

「你做小工同我有什麼關係呢！」

多麼難堪的一個回答。也許這就是他日後逃跑的張本罷！

在四馬路做小工的人，其苦可知。所以他衣服的襤褸與骯髒也是囚徒中找不到第

二個。做小工的人，頓頓都是吃十盤八盤的，在這裏所得的不過一盤；做小工的人，時時在動的，在這裏却不得一動，然而又禁不住不動，因之他挨打的次數，也算位列前茅。他想，我是做工換飯吃的人，與世無關，巡捕捉人都要理由，如今你東洋兵見人便殺，見人便捉，捉到的人，像我這樣的人，備受虐待，偌久也不放，定是免不掉槍斃，然如其坐而待斃，孰若逃而求生於萬一，終於決定逃了，在惡魔的槍刀交織成的鐵絲網下逃了。

高揭反抗的旗幟，揜斷牢獄的鐵鏈，這樣的英勇，這樣的偉大，千秋萬載後都令人驚嘆不已。

日本的國恥

每天由六時至七時的日間即爲專坐，由七時至六時的夜間即爲專臥。造成定型的生活，像是在那沙漠茫茫的大戈壁之邊作夢，自然愈過愈覺得痛苦了。爲對於此痛苦投下些調解之劑，說既不能動，又不得，在千思萬想中，說來也可笑，打開了一條偷取大便紙

的出路

一個很長期間的大便紙都是同樣的日文戲劇說明單，於我感不到任何趣味。只見滿紙排斥中國人，挑撥觀者對中國人的仇視。後來却很好了：有日文雜誌，有中文小說月報，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於我如獲至寶，每天藉爲大便用或乘憲兵外出，都往偷取十多頁，每頁反復細看，戀戀不捨。我想：我平時閱書總是騎馬看花似的，如今倘得一書在此閱，那必很精細很週到了。老實說，我們中國人對於日本的情形很隔膜，自然對於日本的國恥也更少知道，當時我在日文雜誌的海傑獅子吼一文曾有這樣的發現：

文化三年九月，俄羅斯的商船友我拿號來襲權太南部的日本領土，破壞領主松前氏所經營的漁業場，擄捕了四個番人，燒燬了建築物，掠奪了財物，就向俄領卡毋其雅卡地方揚長而去。

這是日本的一次國恥。

次年四月，除友我拿號外，還加一隻阿火斯號來襲日領之擇捉島，焚燒幕府所

經營的漁場，追趕守備兵，擄捕了武士番人及其他六人。繼續侵入宗谷海峽，燒打官船，海上陸上皆被掠奪，又向卜母其雅卡地方揚長而去。

這是日本的二次國恥。

自然俄國不止給她這些國恥，尤其是沙皇造成橫斷歐亞大陸的西北利亞鐵路後，對她所恃以自雄的北進政策，大受打擊，朝野騷然，於是日俄戰爭爆發了。與安嶺下，鴨綠江中，日本毅然以十萬男兒斷送其間，打敗了俄國，成功了轟動全世界黃人第一次打敗白人的偉績，她的國恥是雪去了。但是我們的呢？尤其是她給我們的呢？尤其是她「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政策如火如荼般的在節節進行着呢？一想起此，真令人起了無限的悲憤。

病魔與虱子

由於憲兵之萬般的虐待，監獄是變成病院了。

我們初到這裏時，已看這一生病囚徒躺在地板上。大雪紛飛，沒有被蓋，只是枕着手彎着腰，曲着脚，捲成一團在呻吟，憲兵非獨不理，而且時而以手槍恐嚇。這樣他的病唯有越弄越重了。吃也不得，手足腫脹。大小便都要人扶，那情狀極為淒慘，最後，一天的黃昏，突然「啊嚏」了一聲，轉身仰臥，沉重地舉起枯枝般的冰手指着臺上的憲兵，力竭聲嘶，彷彿戰馬般的狂叫：「我死囉，你這禽獸呵！你……」

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翁，他是和我們一齊押到這裏來的。他血氣的虛弱，身軀的枯瘦，行起路來，東顛西倒，已弱不勝風，所以到了這裏不數天，就害病了。據說，他的病是神經病，不時胡說亂道，忽而上海話，忽而廣東話，忽而英吉利話，引起我們的哈哈笑，打破了牢獄的沉寂。

然而這又不免犯法受刑了，單就那夜說，竟給憲兵打過三次，每次撲撲的聲音，如大雨驟至，似萬馬奔騰，把我從夢中驚醒，彷彿已到死城。

約二十天後，病者頻頻，此一條，彼一條，交錯縱橫于地板上，呻吟之聲，繚繞了整個牢

獄

還能坐着的，腳也麻木了。咳嗽不止，吐着濃黑的粘痰，臉上不見一點血色，我想不出半月，包定個個帶上肺癆。

隨着病魔的恐怖，就是虱子的猖狂。

沒衣換，沒水浴，加以睡的污濕地板，在種種不衛生的條件下，於是蚤子便在各人的衣縫裏依着幾何級數的增加起來。一天氣候稍暖，獄中的寒氣給太陽趕散了許多，有些囚徒就解下內衣找虱，「畢畢」的殺死。我也做樣，試解下一看，啊呀！全衣變成虱的世界了。連獲了百數十隻，這總明白，晝夜身上的發癢，疑爲生了什麼怪病，其實都是這班朋友作祟。

內衣是不敢要了。

前狼後虎

時間之輪轉得真快，今天已是二月三十了。自大戰爆發以來，不是三十多天了嗎？我想，我軍的武器比不上日軍的武器，我軍的訓練比不上日軍的訓練，爲什麼還能抵抗這樣久？十天前認識了一個新囚徒，他告訴我我軍的進展，大刀隊的神勇，在江灣吳淞一帶曾殺敵萬餘。哈哈！難道這又是一幕馮子材在諒山打法軍的壯劇嗎？又，昨天丁君掃地偷來一張上海每日新聞裏面有一段說：拘留所的便衣隊，俟和平解決後，方釋放。然而何時才能和平解決呢？當晚問憲兵班長（他屢和我們交換談話。）他不是很滑稽的答：「視中國人民有否誠意」嗎？這些問題都如潮湧一樣的湧上心來，真不知何時纔能恢復自由，重見「青天白日」。」

三十多天的後一段六七天中，憲兵在蹂躪之餘，常用粉筆和我們說話，一次曾提出——「中國人應與日本人聯合打美國。」在仇人的面前，尙作此說，足見對美國的仇恨了。本來日美的互相仇恨，不亞於德法的互相仇恨，個個都想做太平洋的霸主，對中國：一則要利益獨占，一則主張「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數十年來，無日不在明爭暗鬥中，

遲早是不免於一戰的，到那時，我相信中國人總不這樣傻——同你倭鬼聯合。

太陽懸在天空的中央，忽然來了一羣新的憲兵，舊的告訴我們說，他們今天即調回兵艦去。呵！魔王從此離開我們了，多麼欣幸！同時却生了一種希望，希望新來的給我們減一些痛苦。舊憲兵的八人中，有一個特別留着兩匹「國鬚」，臉色青黑，盡是橫肉，凝集着天地間的惡氣，粗大的雙手，真有點令人可怕，至今還在我腦中顯躍着。他們臨去的時候，（留下一個。）有些裝起假面具，跑進來和一些囚徒握手，或向大家點頭說「骨拜」（Goodby），極天下的大滑稽，我心想：「倘若再骨一次拜，我們也沒命了。」

因為對於新來的憲兵抱着一種希望，於是新的一舉一動都爲我們所注意。大概這都是從田間徵來的吧，打起人來總是帶着忸忸怩怩的樣子，或慢慢地輕輕地如慈母於孩子，令人幾乎笑脫門牙。本來他們也不懂得「倒打」與「滾打」的，適值當晚一個囚徒多取了一份飯，爲留下的那一舊憲兵所發覺，立即施行倒打，教給新來的憲兵一個打法。

新兵在舊兵暗示教訓下，不兩天個個都學惡了。打的方面雖非舊兵那樣瘋狂，然監視的森嚴却是舊兵望塵莫及。於是我們更覺束縛，痛苦非獨不能減少，而且按時增多。唉！「前狼後虎」，東洋兵是沒有一個好的，我們只祈願大疫把他們悶一下，通統掃滅。

倭奴的詭譎

這是日帝國主義一幕詭譎奸詐的醜劇，用以遮掩自己的罪惡於第三者面前的醜劇。

三月三日的日漸高時，有幾隻像黃牛般的憲兵軍官跳了進來，開始即吩咐憲兵逐一把樓上樓下的窗門打開，於是獄內的光線空氣，頓覺清鮮，由黑暗變為明亮，由污濁變為清新。垃圾筐也搬往別處，地板也重掃了一回，我們偶有一些紙屑丟在地上，憲兵也卑躬屈膝地親自拾個乾淨。一切佈置成功了，又先派我們每個囚徒一大塊餅干，當作早晨

的點心。

俄頃，又來幾個通譯員，及兩個手提醫藥的白衣軍醫。軍醫在臺上設起診療處，把前天擄來我方兵士二十餘人的一部帶傷者，（很奇怪的，有一兵懂日語，且很流利，憲兵常和他敘談，並替我們翻譯。）通予醫治，並給他們換上新的黑色棉袍，教他們坐臺上的一角。

偶然一隻像野貓般的通譯員站在臺上高聲宣佈：

「……你們不論那個有病都可以上來醫。」

不論重輕病都可以上來醫……」

他好像怕我們躊躇或聽不清楚，重復說了數次。——面現笑容，語氣柔和。有些拒絕，有些隨聲而往，一時像蝗羣般站滿了一臺。

這，這一切都是打破拘留所的新記錄，撥動大家驚訝的心弦。我想：爲什麼失了良心的強盜，如今竟然這樣慈善起來，難道是覺悟了麼？難道爲正義所征服了麼？正在我求答

案的時候，陡然六個碧眼鉤鼻的白人像天使般地翩然降臨，我纔明白，這是日寇的詭計。這是日寇「呼慈悲」的做作。

憲兵向他們致敬禮，極顯武士的莊嚴。

這些白人，除兩女外，據說有的是英國領事，有的是法國領事，有的是美國領事，特別一個是天主堂的教士——很明顯的標白他的服裝。不知爲的參觀呢？爲的調查？或……兩方通站臺上，實行噤哩咕嚕起來，用的英語，從而更看穿日人的英語是世界上最蹩腳沒有的了。好比國聯會場上各國代表均直接說英語，而芳澤特別要人翻譯。

白人有的手持筆記部，張目四顧，注意我們，注意周圍，對於這號爲「文明」人惠賜我們的痛苦，在我們的肉體上精神上或許看出一些，但整個的——縱的方面，橫的方面的詳細情形及剛才的騙術，那裏會知道。我們雖想向他們作些暴露，但倭奴們眼刺刺地監視着，又那裏容你安然這樣的進行。沉默着罷，還是沉默着罷。

白人對於這黃人，被踐踏着，黃人，目擊心傷，大施恩義，臨去的時候，曾送好幾大包

美麗香煙，當場卽命吸食，憲兵不敢阻止。又送各一張兩份郵票的明信片，以爲寫信回家報告平安。我的家鄉遼遠，却將牠寫給住在本埠一位S先生。在不自由的地獄，自然不能作自由的說話。內容只得：

「我來在近橫濱橋新東方劇場已廿天了。

待遇××，身似火焚，務希速速營救。」

幾個鐘頭中，獄內的情形好像黃河劃了界線一樣，白人剛跨出門外，突然就恢復了從前的狀態。窗門關起了，吃煙的人也被打了，拉圾篋也搬回了，據後我出獄的朋友說：從此也永遠永遠地不見軍醫的光臨了。

脫了牢籠

那是三月三日，當着夜之神剛伸張他灰黑色的羽衣遮蓋了萬物的時候，陡然進來擎着名簿的憲兵軍官和一個通譯員登了臺，便叫坐在右邊的囚徒集中左邊，以資區別，

那樣子形似乎開演縱囚的序幕。于是我的心旌忐忑，激動緊張，渴望着福音的來臨。

開始唱名了，當然從頭唱起，即從號數最低的唱起，被唱者走到臺邊，問了姓名，年歲及職業，便指教他坐到右邊去。按着次序，這時本是該到我們。然而却唱到二百號去了。唉！這是什麼事情！使我失望，使我不安，心跳得像驚弓之鳥，全身突然沉重起來，像是千萬斤的巨石壓着。然而且慢，詭譎多端的他們，常是故意搗鬼的，也許唱回頭。唱回頭，唱回頭，我們又是怎樣的在祈禱着呢！揣測不錯，畢竟唱回頭了，T君「一三二番目」，W君「一三三番目」，自然先唱，方到我的「一三四番目」，結果T君得坐右邊，W君則否，拆回崗位，心中何等難堪！（因他直說籍屬廣東，獄中廣東人十餘，當晚沒有一個得坐右邊。）我呢？却同T君一樣，好像注射了一下定心針，嗎啡針。

二百零囚徒，（號數已在五百以上，中間曾釋放了許多及慘殺了一些。）結果被唱而得坐右邊者九十六人。（L君也在內，K君年幼前已釋放。）憲兵軍官及通譯員去後，憲兵又對我們這右邊囚徒說：「你們明天釋放。」我心更安，專在憧憬自由之神的到臨。

睡時，我想：什麼痛苦都受盡了，不幸的命運也算過去了。未來，未來，新的生命，新的幸福，新的甜蜜和愉快應在未來。至于倭奴們這樣的野蠻，這樣的殘暴，世界如爲他所征服，人類簡直要絕滅，宇宙簡直要沉淪。我出去時，雖以一介書生，不諳軍旅，未能即時披著征衣上戰場，拚個死活，但也得振起筆桿子把他的罪惡宣佈出來。

三月四日來了。早間拍照，一張在獄中拍的，一切囚徒均在內。一張在獄外拍的，單獨是擄來我軍的敗兵。但每張都有憲兵，軍官，通譯員很威嚴地站在前後左右。這，大概爲將來陳列于「戰利品展覽會」中，顯示威武用的。

正午的時候，還沒有放，我們忽然又陷入焦急的火坑。直到吃了晚飯，纔來一位同胞及兩個倭鬼。這位同胞，看他的圓形證章知道是上海戰區臨時救濟會總隊長吳君，帶著慈悲的神情，站在我們的面前，洪鐘般的說道：

「我們經過了許久的交涉，纔辦妥你們這件事……」

凡坐在這邊的人（右邊），經了這位日本領事，這位日本陸軍當局調查過，認爲沒

有罪，現在可以放出去。

凡坐在那邊的人，據說還要調查，認為沒罪纔能釋放……

凡今天放出去的，通要跟我回到大世界附近的仁濟堂，路中不可亂跑……」

我們像獲了王位一樣，多麼幸喜！大家不禁手舞足蹈起來，歡呼拍掌起來。有些當吳君當做如來，釋迦，像拜神般的拜將起來。說不出的感激，表不出的愛戴，吳君便在我們的腦海中留下一個永遠不磨滅的印象。

隨着吳君點了名，我們報了數，九十六人像軍隊出發般的到了拘留所，拘留所可愛的拘留所再會吧！再會吧！

灰淡的暮色籠罩着大地，我們重踏上北四川路的路上。由四個憲兵保護着向南行。沿路所見的三五成羣的木屐兒，巡禮憑弔的西洋人每個都带着驚訝的眼光注視我們。邢家橋路一帶，頽垣殘壁，已成瓦礫之場。昔日銀色之夢的奧迪安戲院，只剩焦黑的外殼，顯着火葬的餘痕。到處的屋身玻璃壁，彈痕斑斑，變成蜂巢。公益坊口成羣結隊的雀鳥在

歌唱，在跳舞，佔替了人的位置，一顆被蹂躪了的心，真有些不勝這般沉痛的刺激了。

風在悲鳴，水在嗚咽，四川路橋的兩邊站滿了人羣，像是歡迎我似的。憲兵到此便走開了。於是，我們正式恢復了自由，從死的世界回到生的世界，從黑暗的地獄回到光明的天堂。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一九三二，五，廿八完稿。

神州國光社刊創行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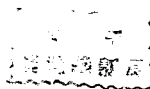
厄	運	彭芳艸著	實價四角五分
寒	夜集	彭芳艸著	實價四角
落	花曲	彭芳艸著	實價六角
歸	雁	黃廬隱女士著	實價六角
雲	鷗情書集	黃廬隱女士著	實價五角
沈	從文甲集	沈從文著	實價一元二角
素	箋	陸晶清女士著	實價五角
病	院中	程碧冰著	實價八角
一個婦人的供狀		周樂山著	實價六角
所	思	張申府著	實價六角
戰	時日記	王禮錫著	實價九角
滬	戰中的日獄	李浴日著	實價二角五分
低	訴	陸晶清女士著	實價三角

857.7

SECRET



5 JAN 1985



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初版發行

實價二角五分
(實價不折扣
外埠酌加郵費)

滬戰中的日獄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著者 李 浴 日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六十號
會 獻 聲

印刷者 上海新聞路福康路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六十號
無線電報掛號一七二七三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平宣內大街
廣州財源牌樓
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神州國光社分發行所

7.8
1